

音乐的魅力

ZHONGGUOXUESHENGBIJIAWENKU 中国学生必读文库

音乐引我上升

● 红雪

我最爱在日暮黄昏时分听音乐，尤其是雨天。

无论是冬还是夏，抑或是春秋佳季，只要是天色渐暗的傍晚，都是听音乐的好时光。随着白昼的悄悄消隐，心也渐趋于平和，而屋外的雨滴在叶上淅淅沥沥、滴在地上吧嗒吧嗒汇成交响的和弦，因雨我懒于作河边的漫步，便心安理得地坐在书桌旁——这时候，让舒缓、动听的音乐旋律升腾起来，情感溢满我的小屋。顷刻间，我的身体与那如歌如诉的旋律融为一体，灵魂也随乐声飘然飞扬，飞向屋外与倾盆的雨交汇，潺潺流动……

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常在我的屋中响起：“寒夜已过去 春天不再归来 春天不再归来……”第一次听它是在北京二十左右的年纪吧，我与童及另几个同窗好友去剧院看易卜生的名剧《彼尔·金特》。据说那天我穿着白色的衣裙，十分忧郁，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包括衣着、天气、剧情，只记得剧中的主题曲（《索尔维格之歌》），记得它在我心中激起的巨大震撼。我不安地坐着，全身发热，血一个劲地往上涌，再往上涌……春天不再归来，归来！沉郁深情的歌儿反复在我心中萦绕，铭心刻骨。

以后，不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宿舍里，每每听到这支歌，我都有要破嗓喊叫、捏破玻璃杯、狂奔猛跑的欲望……它使我想到

童 高大冷漠、不善解人意的童。

但是，渐渐地，这支歌儿在一点一滴地捎走我的热情，一点一滴地麻痹我的神经。我不再为之激动，心沉如幽潭，身静如冬月……

我喜爱曲甚过喜爱歌。歌词多多少少地限制了想象，而单凭歌名与曲调，音乐就足以引发你畅想无限。我常常在柔婉的曲声中写作，流畅的旋律激发我的灵感，活跃我的思维，我心潮激荡、泉思喷涌，内心微妙的情愫行云流水般泻于纸上——在乐声中一气呵成的诗文便有了音乐的飘逸与灵动。

沉浸在德尔德拉 捷克作曲家 的小提琴曲《记忆》中 那些已经淡忘或正要忘却、本该遗忘却又难以忘怀的过去又重现于眼前，旧了的事、过去了的人全都栩栩如生地活动起来。青梅竹马的小伙伴，北师大校园里繁茂的海棠花，安师大山坡上秀美的棕榈树……恰如一枚枚图片永远赏心悦目；可是，更多的时候，生活灌给我的是喝不尽的难咽的苦汁：善心屡遭利用、亵渎，自始至终事与愿违，还有谎言与中伤不绝于耳……这一切都随乐声潮水般纷至沓来，涌满我整个的灵魂。

奇怪的是，当音乐消逝，当记忆遁飞，我变得异常冷静与清醒。难道真的像诗人们所说的那样，音乐是抚慰心头创痛的灵丹妙药？

柴科夫斯基的音乐最感我心怀，它那如怨如慕，忧郁感伤的旋律总让我产生破声而哭的欲望，有时候，听着听着，泪水便像雨水涟涟地流在了脸上。这样的音乐激发了我体内的不良情绪，然后又将它化作眼泪排泄出去。随着乐声在空中的缓缓流逝，忧郁也好，感伤也罢，全都悄然逝去。这是好事情，因为那潜在的恶劣情绪已经渗透到我的血液之中，它是毒素，潜移默化地侵蚀我的身体与灵魂，只是在白天因为种种原因，我不知不觉罢

了，而黄昏时响起的柴氏的音乐唤醒了它，又释放了它，我因此而身轻心净，我就这样迎来了一个个安详如石的夜晚。

音乐能帮助人摆脱某种东西，又诱使人憧憬某种东西。当肖邦温存柔和的钢琴曲淹没了我的听觉，所有的污泥浊水，旧怨新恨都化为乌有，我进入静谧、幽远。我在乐声中对未来做梦幻般的冥想与憧憬，大雪封门之冬季，我看见了红艳融融的春日；火烧火燎的夏天，我触到了清凉爽肤的秋水……虚无未知的将来在我眼前幻化成了一个更纯洁、更美丽的世界。我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

有时候，在妙曼颤栗的小提琴的乐音中，什么也不想也是很美的事。让思绪任意游动，就像失恋而不知所措的女孩子，在寂寞的林中毫无目的地漫游，潜意识牵动着你，而知觉却沉睡不醒，迷糊、茫然、昏昏然，欲睡似醉，仿佛已超脱凡尘、飘然成仙……这种奇妙的感受真是好极了！

像滂沱的大雨洗尽天空与大地，让音乐也洗净我的精神与肉体，永恒的音乐引我上升……

音乐 感情的载体

● 韩静霆

黎明 常常这样儿——从黑色的睡眠中醒来，最先看看窗帘边缘那一缕熏微的光亮。然后，起床。匆匆忙忙打开录音机。流淌着的乐曲立即灌满卧室。乐声涨起来，凉丝丝地浸着半个心。磁带当然要选器乐作品，多半是现代钢琴曲，是热情而理智的理查德。钢琴的金属弦丁丁东东，宛如黄铜的钟儿在摇，紫的牵牛花在舒展，水闪把浓积云咬开一个小口子，尖尖的舳板扯破了静幽幽的湖面……

在早晨的音乐和音乐的早晨里赶紧做该做的事。如果打算上午写点儿什么，这是最佳选择。诗人李白听蜀僧弹琴，说是“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他大约是日暮的时候听琴的，大约是因为“蜀僧抱绿绮，西下峨嵋峰”，在路上耽误了时间。还是在大早起就让音乐的流水洗涤了心灵最好。心儿冲了凉，如果啼鸣，一定如山雀一样婉转，如圆荷泻露一样清楚。这时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情绪绝佳，才有可能升腾起德沃夏克创作《自新大陆》时的那种感觉。我执拗地断定德沃夏克是在一个早晨站在甲板上，看到黑灰的锚投在了美国的海岸，看见了那一片新大陆。在这会儿他的心里才腾卷起了不可遏止的乡愁。一定是早

晨,一定。

早晨大抵这样 我。

生活在都市楼群中的一隅,惟有音乐能把耻噪远远地推去。让音乐融化为自己的情绪。哦,音乐同时在身内身外交响,感觉到胸口在微微地震颤,有一种麻酥酥的快感;感觉到脚下轻捷得发飘,急着想去写东西。早晨的一“餐”音乐可真要紧,它使我以最佳心境开始工作,用一种全新的、陌生的目光来审视自己未完成的作品,捕捉新的文学感觉。

有时晚上也与音乐为侣。等到夕阳淌在地上的胭脂被夜用一块又一块黑布藏起,光线从门缝儿遁走,灯儿上来的时分,方的空间就充满了桔黄的柔和。看看窗外,全黑。知道这一隅明亮是属于自己的。忙碌一整天啦,脑子里堆砌着为写作召唤来的各种带尖角的、带刺的、带棱的、陈旧得发霉长毛的,新鲜得有一股青草味儿的素材。大脑的阁楼儿挤得太满,太阳穴鼓囊鼓囊地跳。干嘛不来点儿音乐?生活是这样累人,选些轻松的小品来愉悦和熨平自己长着皱纹的心灵罢。那么,就听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这部套曲一共有十段,一次“吃掉”也成分为两“餐”、“三餐”也可以。现在,让那生机勃勃的引子,俄罗斯民间曲调,带着我漫步。哦,似乎穿行在涅瓦大街上了,看见街旁到处是墨绿和彩灯——圣诞树。涅瓦河里也流淌着墨绿和彩灯——圣诞树。不,不对。这部套曲明明白白冠以《图画展览会》为题。哦,那么是俄罗斯宫殿似的大厅。马车上跳下带着天鹅绒披肩的妇人和戴夹鼻眼镜的先生。红地毯。游廊似的展厅。镶着金饰的画框。水彩。素描。色彩发出声音,声音晕染着色彩……我看到的第一幅画是《侏儒》,小矮人儿跛着脚,痉挛地向我走来。踉跄的节奏真有意思。下面是《古堡》,单调的音符没完没了地重复,没完没了。这《古堡》可真是孤寂荒芜。看

见倾斜着的尖顶如一只绝望的摇着的手。再后面的曲子，不，画儿，是《墓穴》。低沉阴暗的和弦把心脏压得想反跳起来。墓穴的隧道压抑而漫长，手中的蜡烛光飘飘忽忽……看见骷髅了！钢琴在高音区闪动着颤抖的磷光，淡蓝的，周围晕着一点儿白。穆索尔斯基拟的小标题是《与死人的谈话》。生者和死者可以凭借钢琴对话么？苏东坡不是在诗里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么？如果死魂灵能够随着高音区的颤音升腾，去和活人聊点儿久违的什么，死亡也许就成了令人羡慕的乐事了。我总是想好好地写写死亡。生与死，爱与恨，是永远对我有魅力的怪圈儿。人就这样儿，从生到死，跋涉。前楼的寡妇搬家了，眼睛里满是泪光。我已经在人生的路上跋涉了四十几载，还剩下多少路程？人生可真是短暂。我呱呱坠地之后，母亲把我抛在了风雪莽原，因为穷。哦，白茫茫的雪！雪里的脚窝令人浮想连翩。几个深深浅浅的脚窝会使人想到生活的勇气还有温暖什么的。你在白茫茫的人生旅程上留下了什么？你的那些所谓作品不过是大风大雪里的脚窝，转瞬便被埋掉，填平。雪地里也许能看见一棵挂着暗褐色的冻梨的树。冻秋梨是家乡人大年夜品赏的佳品。那晚上的炉火总是欢快地劈劈啪啪唱歌。那天有人戏谑着为我做心理测验。她问如果你到了个荒岛上，首先想干什么？什么？我成了鲁宾逊？我说想生火。哦，对了，你一生都觉得冷，你一生都在寻找温暖，她像个巫婆一样说，眼睛里跳跃着蓝的光。对，温暖，我找了四十年。如果能再借我四十个春秋，我要再找四十年。钢琴 钢琴演奏到哪儿啦？《图画展览会》“看”到哪儿啦？没办法，我无法禁住思绪在音乐声里打滚、跳跃和奔驰。在这短促的刹那间 我生了一回 死了一回 死而复生。风雪 炉火 冻梨，雉鸡，鲁宾逊，心理测验，纷至沓来。如果不是因为套曲中“基辅城的钟声”提醒了我，思想的潮水也许会漫得更远。如果

想研究人的意识流的轨迹，看来最好是听音乐，将乐声中纷纷飘坠的思想的锡箔片捉住，捺到稿纸的格子里便是。这就能弄清楚思想的风如何盘旋错舞。也许，音乐就是专为听众准备的感情的载体？也许，惟有在音乐声里，审美主体才能肆意进行主观联想和创造 即使是这类标题音乐 什么《彼佳和狼》 什么《动物狂欢节》 还有什么《荒山之夜》，《月光》……即便作曲家费尽移山心力在节奏曲调与和声织体中描摹自然界的天籁和生活中的形象，还是无法一统听众的想象。各人随意，客从主便，雅者取其雅，俗者得其俗，谁都能品尝到审美快感，这便是音乐的神秘和魅力之所在？美感的本质，是人在他所创造的生活中直观自我，这话是不错的。我就是为了自己才欣赏音乐的，而不是为了膜拜作曲大师们的结构艺术，不是。这可有点儿浅薄。我轻易不敢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柴科夫斯基的《悲怆》 也因为这个。那恢宏、沉郁、充满着人生的激情与感叹的音乐，使我的灵魂颤栗，同时，我一下子就会自卑于自己的渺小。我听音乐本想逃遁人生的禁锢，可是几乎任何一个交织着不同音高音色的和弦，都能轻易打翻我心中的五味瓶。人生的荣辱、悲欢、苦涩一齐涌上心头，清溪蚱蜢舟，怎载得动这许多愁？

还是让心灵尽量地松弛、舒展和宁静下来，听听音乐罢。宁静和淡泊 多么怡人的境界！山高云抱石 夜静月迁庭 ”惟有豁达博大的胸襟才可体验。我的作品不那么空灵剔透，正是没有这番修行。倘若，是宁馨的初夜，无风雨之萧瑟，无蝉声之噪鸣 花香氤氲。纤云微移 星含清辉 最好听听中国古典音乐 最好是文曲。高山流水，平沙落雁，有声之处却可感到如与焚香坐禅的古人静寂沉默。朦胧的《潇湘水云》使人心也朦胧，人整个儿变成一首朦胧诗。《浔阳夜月》呢 汨汨的水声 咿呀的桨声和晚钟的余韵 使人渐入仙境 物我两忘 天人合一。潇湘 浔阳。

此中无我亦有我，我无所不在而又无所在，东方的神秘主义哲学惟有在此种微醺佳境中才得顿悟。奇妙之处在于，中国古典音乐竟与中国的气功相通。意念徜徉在宫商角徵羽，不怒，不悲，不喜，不愁，眼无旁视，耳无它听，此身竟会感到“穿花蝴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的悠然，此心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静，惟此时此刻才可懂得“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憩淡的妙处。周身气畅脉舒，真是美极了。

可惜，像我这样卡在现代生活的紧张节奏之中，难得有这般的淡泊和宁静。

我也听流行歌曲，甚至偏爱年轻歌手们唱一己的悲欢、聚散和相思。听他们嘶哑地呼喊“我曾是个透明的婴孩”；我要把你给我的钉起来”我竟会热泪盈眶，莫名其妙。我听，我喜欢，我希望自己的心理年龄年轻。

50年代和60年代那些曾经被我们当成生命的盐和味精的歌曲也听，为了回味和追逝流年。

听舞曲，则跟着跳。年轻的朋友说我跳的是大秧歌加迪斯可，年老的说是没正经，不合健美操规范。

有时候索性跟着乐曲咿咿呀呀地唱，唱直了脖子，红了脸，活泛了神经。

现代人生活得太累，需要从繁冗琐屑的生活中寻求片刻的解脱，需要放松，需要幻想，需要寻隙把自个儿忘却，因此，更需要来点儿音乐，不可一日无此君。哦，音乐！

可是，当我在音乐声中浮想、陶然和忘我的时候，想起自己在音乐院校所度过的漫长的岁月，未免怅然。难道我所敬爱的师长们给予我的十几个春秋的音乐教育，只落个不求甚解地听曲儿的结局么？

不，我也试图把音乐带进自己的小说。我那部刚刚问世的

《大出殡》便是一次实践。

（《艺术世界》1988 年第 6 期）

音乐, 爱情和回忆

● 嵇伟

T 说, 音乐是他的宗教。而对于我, 除了基督, 如果还有第二种宗教, 那么它也是音乐。

曾经坐着破旧的长途汽车经过大西北的黄土高原, 黄土垒起的房子凸现在混沌的黄土地上, 终年不雨又使黄土变成厚厚的粉末, 为公路边稀疏的植物披上一层褐黄的外衣。满目苍黄中唯一突兀的明丽, 是那绿白相间的伊斯兰教堂, 这种鲜活的生命色彩提示我, 宗教之于人类, 比生命的现实更重要。

而音乐, 它是另一种宗教。对于有些人, 它是灵魂的呼唤, 是超乎四维空间之外的精神升华。我们偶然又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 并没有选择生的自由, 也很少选择死的潇洒。我却从音乐中体验生的痛苦和死的恬静。当爵士乐凶猛的节奏在我耳边轰响, 那强烈的切分音带给我疯狂热烈的生的含义。上个世纪末源于美国南部的这种现代音乐, 使迈克尔·杰克逊、甲壳虫、威猛乐队和千千万万抽着大麻随着打击乐器摇摆的青年, 经历一个世纪的诱惑。这种疯狂的生命音乐令我想起战争、政治、都市灯红酒绿的及时行乐, 还有血污中新生婴儿的啼哭。我曾见过海上月出, 每一轮新生的月亮原来都是那种血红, 在深黑的天穹映衬下, 显示出生的恐怖。然而, 音乐中的死却是那么恬静那么神

圣，宗教音乐带给我全部天国的美好和辉煌。最初用于天主教追悼仪式的安魂曲 巴赫和贝多芬的弥撒曲 还有《圣母颂》它们令我相信和憧憬灵魂最终归宿之地的庄严宏阔，引导我的灵魂走向无生、无灭 无欲、无求的终极。

音乐又是爱情。

吉他、提琴和曼陀林曾经是女人的躯干，当男人手指弹拨它的时候，那就是音乐。这样告诉我的 T 是个深邃博大的男人。而我对他说，那么巴松萨克斯和圆号，也许还有长笛黑管和英国管，它们的雄厚有力，它们的低沉浑圆，是否是男人的象征？抑或弦乐与管乐真的是女人与男人，它们组成一个完整的音乐世界，小提琴高音区金属音质的灿烂，巴松低沉委婉的壮阔，组成我心中爱的和弦，爱的长河。每一次爱情都像是一首不同的乐曲，诚然它们用相同的乐器演奏，却有的深沉有的浅显，有时撕裂开我的灵魂有时轻抚我心底的创口。多少次孤单地坐在暮色中的海滩，看夕阳最后的几分余辉在天边抹上几道猩红，与灰云相间。而海浪在阵阵亲吻海滩，就像我身边的对对情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回到爱我的人身边，孤独啃噬你的心其实也是一种快感，就像长笛的呜咽，就像单音节口琴的颤音。却又有多少次迷离地化作吉它，躺在弹奏人的膝头，任他拨动我热烈的琴弦。

音乐还是回忆。

永远也不知道那是支什么曲子，时常在晚上 11 点后调频的无标题音乐中出现。第一次听见它时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它忧郁低沉的旋律拨动了我心中那根不轻易碰的弦，眼泪不受控制地溢出眼眶。我背过脸去，不敢让躺在我身后的他看见这些泪，那个曾经深爱过我又被我深爱的人。十多年了，我们爱情的乐曲中有过那么多和谐，又掺入了那么多不和谐音。昔日

的那种辉煌，五色的有痛苦也有欢乐的时光，被十几个春秋褪色为黯然的陈旧。而在我的回忆中，我和他往昔的爱情像如歌的行板，它缠绵的乐声流过我的从前，流过我的今天，也会流向我不可知的未来。我知道回忆是一个人可能拥有的最珍贵的财产，而音乐是唤起我记忆的帮助。当我孤独的时候，当我沮丧的时候 或者当我想写小说的时候 我会去听《老人河》、《马车从天上来》、《友谊地久天长》、《大江东去》和《绿袖》。旋律沉重却又潇洒，歌词忧郁却又超脱。于是我会一次次回忆起我的爱情，风景中的故事和着耳畔的音乐：深夜秦岭的山道上，赣江边神女峰的岩石下，树正瀑布的大磨坊边，桑科草地的点点牧群间，还有莫干山涧溪的清澈，还有阿里山酒吧日夜烟雾缭绕的朦胧，还有 还有……

音乐它静静地带走我心中的痛苦，却又悄悄地把更多的孤独通过它每一个音符注入我无望的灵魂。

行板如歌

●王蒙

柴科夫斯基好像一直生活在我的心里。

当然与 50 年代的惟苏俄是瞻有关系。但是对于苏俄的幻想易破——也不是那么易——对于柴科夫斯基的情感难消。他已经成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了。

他之容易接受，是由于他的流畅的旋律与洋溢的感情和才华。他的一些舞曲与小品是那样行云流水，清新自然，纯洁明丽而又如醉如痴，多彩多姿。比如《花的圆舞曲》 比如《天鹅湖》，比如钢琴套曲《四季》 比如小提琴曲《旋律》 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浑如天成，了无痕迹。它们令人愉悦光明，热爱生命。他是一个赋予生命以优美的旋律与节奏的作曲家。没有他，人生将减少多少色彩与欢乐！

他的另一些更加令我倾倒的作品，则多了一层无奈的忧郁，美丽的痛苦，深邃的感叹。他的伤感，多情，潇洒，无与伦比。我总觉得他的沉重叹息之中有一种特别的妩媚与舒展，这种风格像是——我只找到了——苏东坡。他的乐曲——例如第六交响曲《悲怆》 起初使我想起李商隐，苍茫而又缠绵，缛丽而又幽深，温柔而又风流……再听下去，特别是第二乐章听下去，还是得回到苏轼那里去。他能自解。艺术就是永远的悲怆的解释，音乐

就是无法摆脱的忧郁的摆脱。摆脱了也还忧郁，忧郁了也要摆脱。对于一个绝对的艺术家的来说，悲怆是一种深沉，更是一种极深沉的美。而美是一种照耀着人生的苦难的光明。悲即美，而美即光明。悲怆成全着美，美宣泄着却也抚慰着悲。悲与美共生 悲与美冲撞 悲与美互补。忧郁与摆脱 心狱与大光明界 这就产生了一种摇曳，一种美的极致。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哲学。人生苦短。然而有美，有无法人为地寻找和制造的永恒的艺术普照人间。于是软弱的人也感到了骄傲，至少是感到了安慰，感到了怡然。这就是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的哲学。

在他的第五交响曲与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中，既有同样的美丽的痛苦，又有一种才华的赤诚与迷醉，我觉得缔造着这样的音乐世界，呼吸着这样的乐曲，他会是满脸泪痕而又得意洋洋，烂漫天真而又矜持饱满。他缔造的世界悲从中来而又圆满无缺。你好像刚刚迎接到了黎明，重新看到了罪恶而又清爽，漫无边际而又栩栩如生的人世。你好像看到了一个含泪又含笑的中年妇人，她无可奈何却又是依依难舍地面对着你我的生存境遇。

是的，摇曳，柴科夫斯基最最令人着迷的是他的音乐的摇曳感。有多少悲哀也罢，有多少压抑也罢。他潇洒地摇曳着表现了出来，只剩下了美了。

这就是才华。我坚信才华本身就是一种美，是一种酒，饮了它一切悲哀的体验都成就了诗的花朵，成就了美的云霞。它是上苍给人类的，首先是给这个俄罗斯人的最珍贵的礼物。是上苍给匆匆来去的男女的安慰。拥有了这样的礼物，人们理应更加感激和平安。柴科夫斯基教给人的是珍惜，珍惜生命，珍惜艺术，珍惜才华，珍惜美丽，珍惜光明。珍惜的人才没有白活一辈子。而这样的美谁也消灭不了，在火里不会燃烧，在水里也不会

下沉。这最后两句话是一首苏联革命歌曲的标题。原谅那些毫无美感但知道整人的可怜虫吧，他们已经够苦的了。

在我的惹祸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我描写了林震与赵慧文一起听《意大利随想曲》。《意大利随想曲》最动人之处就在于它的潮汐般的、波浪般的摇曳感与阳光灿烂的光明感。人生太多不幸也罢，浮生短促也罢，还是有了那么迷人，那么秀丽，那么刻骨，那么哀伤，有时候却又是那么光明的柴科夫斯基的音乐。那是永久的青春的感觉与记忆。这能够说是浪漫么？据说行家们是把柴科夫斯基算做浪漫主义作曲家的。

1987 年我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看到了柴科夫斯基的故居，在佛市效区，在灌木丛下有一个白栅栏。可惜只是驱车而过罢了。缘止于此，有什么办法呢？

我宁愿说他是一个抒情作曲家。也许音乐都是抒情的。但是贝多芬的雍容华贵里包含着够多的理性和谐的光辉，莫扎特对于我来说则是青春的天籁，马勒在绝妙的神奇之中令我感到的是某种华美的陌生……只有柴科夫斯基 他抒的是我的情 他勾勒的是我的梦，他的酒使我如醍醐灌顶。他使我热爱生活热爱青春热爱文学，他使我不相信人类会总是像豺狼样地你吃掉我、我吃掉你。我相信美的强大，柴科夫斯基的强大。他是一个真正的催人泪下的作曲家。普希金、莱蒙托夫的抒情诗的传统和屠格涅夫、契诃夫的抒情小说的传统。我相信这与人类不可能完全灭绝的善良有关。这与冥冥中的上苍的意旨有关。

我喜欢——应该说是崇拜与沉醉这种风格。特别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只有在这种风格中，我才能体会到生活的滋味，爱情的滋味，痛苦的滋味，艺术的滋味。柴科夫斯基是一个浓缩了情感与滋味的作曲家，是一个极其投入、极其多情的作曲家。

他的一些曲子很重视旋律，有些通俗一点的甚至人们可以